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兩漢刊誤補遺卷二

詳校官侍講臣王燕緒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總校官候補中書臣孫溶

校對官助教臣汪錫魁

謄録監生臣王宮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一

兩漢刊誤補遺目録　正史類

卷一

卷二

後元一　後元二
馬口錢　大赦
池籞　粲
神爵元年　甘露一
甘露二　黃龍元年
三服官　休侯一
休侯二　申徒一
申徒二

卷三

元愷一　元愷二

元愷三　羲和一

羲和二　羲和三

羲和四　羲和五

卷四

柏封　羿豕

太顛　五則

既生霸一　既生霸二

卷五

封禪　太歲一

太歲二　太歲三

咸池一　咸池二

戎叔　魏舒

三號一　三號二

三號三　三號四

仲雍虞仲　北吳

吳城　三江一

頤指　亡何

姑姊子　子姓

角　丹水

蒼梧　曼姬

孫衛

卷七

騶虞一　騶虞二

騶虞三　鸊一

五日一　五日二
臘　儺呼
年　升
中候　貫脛
歲龍一　歲龍二
塗山　當塗
卷十
符一　符二

郎君　使匈奴

臣等謹案兩漢刋誤補遺宋吳仁傑撰仁傑字斗南一字南英别號蠹隱居士崑山人其稱河南者舉郡望也淳熙中登進士官國子學録是書前有淳熙己酉曾絳序稱仁傑知羅田縣時自刋板又卷末有慶元己未林瀛䟦稱陳虞英爲刋於全州郡齋殆初欲刋而未果抑虞英又重刋歟舊刻久佚此本乃朱

彝尊之子昆田抄自山東李開先家因傳於世據其標題當為劉攽兩漢書刊誤而作兩書中乃兼補正劉敞劉奉世之說考趙希弁讀書附志載西漢刊誤一卷稱劉攽撰文獻通考載東漢刊誤一卷引讀書志之文亦稱劉攽撰又載三劉漢書標注六卷引讀書志之文稱劉敞劉攽劉奉世同撰又引陳振孫書錄解題稱别本題公非先生刊誤其實一

書徐度郗掃編引卯所校陳勝田横傳二條
稱其凡敞及凡子奉世皆精於漢書每讀隨
所得釋之後成一編號三劉漢書以是數説
推之蓋攽於前後漢書初各為刊誤一卷趙
希弁所記是也後以攽所校漢書與敞父子
所校合為一編徐度所記是也然當時乃以
攽書合於敞父子書非以敞父子書合於攽
書故不改敞父子漢書標注之名而東漢一

卷無所附麗仍為别行則馬端臨所記是也至别本乃以放書為主而敞奉世說附入之故仍題刊誤之名則陳振孫所記是也厥後遂以東漢刊誤併附以行而兩漢刊誤名馬仁傑之兼補三劉蓋據後來之本而其名則未及改也文獻通考載是書十七卷宋史藝文志則作十卷今考其書每卷篇頁無多勢不可於十卷之中析出七卷而十卷之中補

前漢者八卷補後漢者僅二卷多寡亦太相懸殆修宋史時已佚其七卷以不完之本著錄歟劉氏之書於舊文多所改正而隨筆標記率不暇剖析其所以然仁傑是書獨引據賅洽考證詳晰元元本本務使明白無疑而後已其淹通實勝於原書雖中間以麟止爲麟趾之類間有一二之附會要其大致固瑕一而瑜百者也曾絳序述周必大之言以博

物洽聞稱之固不虛矣乾隆四十六年十月

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兩漢刊誤補遺卷五

宋 吳仁傑 撰

沛豐邑中

高紀沛豐邑中刊誤曰沛豐郡縣名史家用漢事紀録耳仁傑按史記世家列傳所載邑里大抵書某縣某鄉或略之則曰某縣觧有列郡縣名者如蕭何沛豐人陳平陽武戶牖人項羽下相人陳涉陽城人此類是也至

漢書文景以來諸臣傳始兼列郡縣名如史記張釋之但曰堵陽人衛青人但曰平陽人漢書則曰陽堵陽河東平陽此類是也帝紀比世家列傳加詳故縣邑里名皆具髙紀所著縣邑乃史記本文則知所謂沛豐邑者沛縣之豐邑非用漢事紀録然也攷春秋傳都曰城邑曰築則都大而邑小至秦商鞅集小都邑聚為縣縣故縣有仍用邑名如栒邑左邑之類為多今地理志沛郡屬縣有豐而不云豐邑此足以知紀所云豐邑非縣名也

又中陽者里名荀悅漢紀曰劉氏遷于沛之豐邑處中陽里而高祖興焉刊誤以沛豐邑中為連文公是先生兄弟不應爾傳録者誤也

姓劉氏

姓劉氏史記索隱曰因生賜姓若舜生姚墟以為姚姓封之有虞號有虞氏其後子孫即遂以虞為姓云姓虞氏今此云姓劉氏亦其義也仁傑曰索隱之説非也姓與氏相近而不同古者賜姓命名如賜姓曰董氏曰豢

龍析姓氏而二之則固有別矣劉氏本陶唐氏之後則劉者氏也非姓也于此當云高祖劉氏出自祁姓可也此誤自太史公啓之而莫之改惟歐陽公唐書世系表言某氏必曰出某姓是為得之然于高祖紀書姓李氏者豈仍史文之舊歟至宗室表云李氏嬴姓謂其胄出于益也益固嬴姓所祖而唐又謂出于皐陶按皐陶自是匽姓豈得合二姓為一哉蓋誤以益為皐陶之子故爾魏志詔以舜妃伊氏配方丘按欒黶娶范氏實陶唐

之裔曰欒祁然則舜妃當曰祁氏

祭蚩尤

祀黄帝祭蚩尤于沛廷而衅鼓旗應劭曰蚩尤古天子好五兵故祭蚩尤瓚曰蚩尤庶人之貪者仁傑曰邵瓚之説皆非也所祭蓋天星蚩尤之旗按天文志蚩尤之旗類彗而曲象旗見則王者征伐四方時方事征伐故祠之耳封禪書祠八神曰天主地主陰主陽主日主月主而時主而兵主居其一焉兵主所祠則蚩尤之星也

武王伐商上祭于畢畢星主兵故師出而祭之事頗類此不然黄帝禽殺蚩尤者也既祠黄帝又祭蚩尤何哉或謂皇覽載蚩尤冢在東平而兵主祠亦在焉則又可疑是不然八神之祠本齊太公作之故皆在齊地兵主之在東平正如天主之在臨淄地主之在梁父後人見祠蚩尤于此遂以冢傅會不足據也况八神以類舉天地陰陽日月四時之外祭星為宜彼貪虣之鬼烏得造其間哉顔注以釁鼓句絶亦非是按封禪書祠蚩尤釁

鼓旗旗字當屬上句讀之

劉武侯

沛公引兵至栗遇劉武侯應劭曰楚懷王將棘蒲劉侯陳武侯宜為劉侯武師古曰此史失其名不當改為劉侯武以為懷王將無所據仁傑謂劉武侯自是一人固不可改為陳武若曰陳武為懷王將無據則不然武封棘蒲侯故太史公以蒲將軍目之按項籍傳蒲將軍以兵屬項梁梁死楚懷王以宋義為上將軍諸別將兵皆

屬焉武在別將之數則固嘗為懷王將矣顏注不悟蒲將軍為陳武故謂武為楚將無據

之字闕文衍文

宛必隨足下前則失咸陽之約刋誤曰按文足足下二字仁傑按史記宛必隨足下後足下前則失咸陽之約故刋誤云少二字然漢紀亦載此云宛必隨之語簡意足疑漢書但脫一之字耳又素服以告之諸侯刋誤曰此一之字衍文今按漢紀作以告諸侯資治通鑑取之

塞翟

元年八月塞王欣翟王翳皆降漢二年六月廢丘降置河上渭南上郡與史記所書不同仁傑曰漢所為不即以兩王地為郡者以三秦同功一體之人雍未下而翟塞降故使之王故地以誘雍耳太史公乃于二年始書翟塞降便書以其地置郡殊失當時廢置先後之意班氏所書于義為長

五諸侯一

漢王以故得封五諸侯之兵諸家釋五諸侯不同應劭以為雍翟塞殷韓徐廣以為塞翟魏殷河南韋昭以為塞翟韓殷魏顏師古則又以為河南常山殷韓魏刊誤曰常山安得有兵五諸侯者陳餘其一也仁傑曰刊誤去常山而取陳餘之兵固然他從顏氏則猶未之盡也按元年塞翟降二年常山王耳河南王申陽韓王昌魏王豹相繼皆降又虜殷王印（是書避避宋宣祖諱凡殷字皆作商此條所引應劭諸家注與此殷王印今依漢書原文改正）諸侯之歸漢者凡七申陽之降即

以其國為河南郡鄭昌之降即以其國封韓王信而司馬卬被虜其地自為河內郡此三人皆已國除不得與諸侯並張耳與大臣歸漢不言與兵俱惟塞翟魏有國如故而韓王信常將韓兵從并趙相陳餘所遺兵是為五諸侯兵

五諸侯二

魏王豹傳漢王定三秦豹以國屬焉遂從擊楚于彭城異姓王表韓王信以從伐楚功封陳餘傳漢擊楚使使

告趙求類張耳者持其頭遺餘乃遺兵而翟塞兩王固各以其賦從此五諸侯兵可攷見于史者淮陰侯傳曰漢之敗彭城塞王翟王亡降楚趙亦與楚和魏王至國亦反至是五諸侯其不背漢者獨韓王一人故紀言諸侯見漢敗皆叛去是也且史稱劫五諸侯兵則以兵為主故趙以遺兵助漢王從五諸侯入彭城山王不預焉然叔孫通傳言漢王從五諸侯入彭城不言兵者殆史氏之省文也通鑑于此但云率諸侯兵恐有脫字至項

羽本紀贊將五諸侯兵滅秦此舉山東六國言之與高帝封五諸侯兵不同

東西秦

此東西秦也刋誤曰按文多西字仁傑曰漢紀曰此亦東秦與刋誤之言脗合通鑑多採漢紀之文于此乃獨用漢書本紀者按上文叙齊秦形勝相埒之意而結之曰此果西秦也非親子弟莫可使王齊者矣熟復之語意血脉法當如是去一西字則不相貫矣如刋誤之意

去西字則下文齊字亦所當去故通鑑仍作東西秦

尚右一

漢廷臣無能出其右者師古曰古者以右為尊故云不出其右也刋誤曰古者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貴右似戰國時俗也仁傑按用兵貴右見老子書又云凶事尚右禮載孔子拱而尚右二三子皆尚右孔子曰我則有姊之喪故也二三子皆尚左此凶事尚右然也兵者凶器尚右蓋以凶禮處之春秋傳言鄭曼伯為右拒在祭

仲足為左拒之先用兵尚右然也禮乘君之乘車不敢曠左注謂車上貴左然乘車與兵車不同乘車則貴左兵車則貴右乘車君在左御者在中央兵車君在中央御者在左戰國已來無日不尋干戈天下之人習見兵車之禮而已故其俗貴右然魏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侯生則戰國有時而尚左

尚右二

老氏曰上將軍處右偏將軍處左兵車固尚右矣然禮

少儀論乘兵車云軍尚左疏謂軍將尊尚左頗與前說戾仁傑按老氏所云非指同車言之左傳韓厥代御居中杜征南云自非元帥御者皆在中將在左乃知兵車之禮惟君及元帥然後尚右其餘軍將亦尚左而已軍謂將一軍之者凡事有三人將及御者車車右固無由有上將軍與偏將軍共載者也孔疏謂尚左由軍將之尊此則未然軍將之尚左正以其非元帥爾

尚右三

諸侯王表作左官律師古曰漢依古法朝廷之列以右為尊故謂仕諸侯為左官仁傑按士蔿曰今分土而官之是左之也則左官之言在春秋已如此王叔與伯輿爭政王右伯輿范宣子曰天子所右寡君亦右之所左寡君亦左之右之云者非以右為爭而然也以一人之身言之左陽右陰固有定體然黄帝書謂地不滿東南故左手足不如右强禮左胸右末注謂從右手取之之便然則所謂左之右之者譬左之用事與否耳故杜

征南解在公之右云用事也解不亦左乎云不便也實用此意文紀右賢左戚注引韋昭曰右猶高左猶下也似未得其要領

義年

詔曰有意稱明德者遣詣相國府書行義年藝林曰行狀年紀也刊誤曰義讀曰儀謂儀容其年若曰團貌矣仁傑按王融義作議曲水詩序興廉舉孝歲時于外府書行議年日夕于中甸李善注文選引此詔文爲釋

而五臣不本出處自出意見云攷吏行之殿最議年穀之豐儉而奏于天子豈不甚可笑刊誤讀作儀與心儀霍將軍女同意儀擬也詔文云年老癃病勿遣若年雖老而非癃病不害其為可用故須擬議其年要之儀論皆通融所出殆據別本之文如此懿稱據李善文選注所用今本作意稱

灌嬰守滎陽

十二年灌嬰將十萬守滎陽陰紀七年發車騎材官詣

滎陽太尉灌嬰將髙后紀八年産禄等遣頴陰侯灌嬰將兵至滎陽仁傑按史記本傳嬰自擊黥布歸以列侯事孝惠吕后其後吕禄開齊王舉兵乃遣嬰爲大將往繫之嬰行至滎陽乃謀屯兵傳中所載止此一事乃知嬰屯兵滎陽實以吕后八年史記漢書于髙惠紀各書之葢重出也文紀詔曰前産禄擅遣將軍灌嬰擊齊則嬰此時未爲太尉太尉自是周勃孝文立勃爲丞相乃以嬰爲勃代而惠紀乃書嬰爲太尉又誤也通鑑于髙

帝十二年及孝惠七年皆書嬰也滎陽二事恐當删

呂氏

高后紀高皇后呂氏仁傑按古者男子稱氏稱名婦人稱姓舜之姓姚四岳稱有鰥在下曰虞舜至虞思之女歸于夏傳則曰二姚齊之姓姜書稱俾爰齊侯呂伋至太公之女歸于周傳則曰邑姜春秋所書無一不然于卿大夫書爵書氏書名書字宰渠伯糾公民益師之類是也于内女外女則必書姓或繫以字或繫以謚或系

以父國或系以夫氏如叔姬成風紀季姜蕩伯姬之類是也陸淳曰古者一字不成文辭皆以氏字配之姜氏子氏姒氏配姓也高后紀書氏而不書姓以春秋之法繩之其失昭矣政和中嘗用議臣之請改公主郡縣主為帝姬宗姬族姬蓋誤認王姬之稱不知春秋之書王姬猶紀季姜繫以父國云爾徐氏郤掃編載議者之言謂國家趙氏當曰帝趙不得曰帝姬是誤以氏為姓也左傳有葛嬴懷嬴要當易姬為嬴乃與古今令命婦疏

封止稱父氏而不以姓繫氏亦沿襲之久莫悟其非

南北軍一

勃遂將北軍然尚有南軍刑法志京師有南北軍之屯仁傑曰漢南北軍雖號為兩軍相表裏其實南軍非北軍比也高帝發中尉卒三萬人王溫舒為中尉請覆中尉卒得數萬人北軍尺籍亦云盛矣至若蓋寬饒為衛司馬衛卒之數不過數千人而已故漢之兵制常以北軍爲重周勃一入北軍而呂產[illegible]

太子不得北軍之助而卒敗于丞相之兵兩軍之勢大略可覩矣呂氏初從大臣之請用呂台居北軍而南軍則用劉澤如故澤妻后女弟呂須女也后意以兩軍惟北軍為重既得其柄矣南軍又呂須子婿居之宜無足患至七年乃復長慮欲顧使澤之國而以南軍付呂產史記于后八年載后病困乃以呂祿居北軍非也呂台卒于后之二年祿蓋代台者則其居北軍非始于后病困之日

南北軍二

高帝十年戚鰓為中尉孝惠五年卒事見百官表然不載繼鰓者為何人至孝文十四年始有中尉周舍中間二十餘年闕而不書仁傑按呂氏常戒產祿據兵衛宮毋為人所制其積慮如此自鰓之卒疑后已用其黨陰總兵柄矣後因丞相言遂用呂台居北軍而中尉之兵歸呂氏孝惠元年以劉澤為衛尉澤固呂黨至后之七

年以澤為琅琊王太史公謂太后王諸呂恐後劉將軍

為害迺王澤以慰其心非也衛尉實主南軍后以為澤雖娶嬃女要是劉氏宗疑終不為己用故外示尊寵裂地而王之實實自欲用諸呂持衛尉兵職耳未幾果令產居南軍蓋自戚鰓之卒劉澤之王衛尉中尉不復授人雖長樂衛尉亦用呂更始為之而中外兵柄皆為呂氏有矣

南北軍三

太后發喪哭而泣不下陳平如張辟彊計以呂台呂產

為將將兵居南北軍語在呂后傳仁按按惠之季年劉澤為衛尉至呂后七年乃封瑯琊王若呂產當發喪之日便居南軍則澤豈應尚仍故官耶史記于孝惠七年書呂產居南軍恐應在后之七年劉澤既王之後然高后紀又云八年七月后令呂王產居南軍葢末命申飭之辭云爾

南北軍四

丞相平令平陽侯告衛尉毋納相國產殿門產入未央

宮欲為亂殿門弗納仁傑按未央衛尉寺蓋在宮內產既不能入殿門則宮內之兵無容號召矣遂為朱虛侯所誅按百官表自劉澤既王之後不載衛尉姓名文帝二年始有衛尉兄而不書姓史記高紀有酈兄疑衛尉兄即酈寄也案史記高紀無所謂酈兄惟呂后紀呂祿以為酈兄不欺己兄音况即酈寄字也高紀當作呂后紀當澤之既去兄之未授也衛尉缺不書不知平陽侯所告衛尉為何人以功臣表攷之則閉殿門止產者劉揭也揭時為典客意平勃使之兼行衛尉事以拒

呂產葢勑將將北軍大勢旣定故揭得以舉其職而南軍惟揭之聽向使祿未解印產方主兵于中是烏能止其入殿門也哉

南北軍五

南北軍以衛尉中尉分掌其事胡廣曰衛尉徼巡宮中執金吾徼巡宮外相為表裏李撰亦曰南北軍本以相制二者固不可總一之之也文帝即位拜宋昌為衛尉軍領南北軍似未究當時置軍之意至二年乃以酈兄

為衛尉總南軍而中尉不除人豈㫖以衛將軍仍統北軍耶十四年紀書中尉周舍為衛將軍擊匈奴百官表亦載舍是年為中尉然不載其自中尉為衛將軍事意中尉衛將軍名雖殊而職統北軍則一故史畧其事耳

兩漢刊誤補遺卷一

兩漢刊誤補遺卷二

宋　吳仁傑　撰

督之

二千石遣都吏循行不稱者督之師古曰督謂察視責罰也丙吉傳坐養皇曾孫不謹督笞師古曰督謂察視之仁傑按督有兩義西域傳督察烏孫康居諸外國此用督察為義晉令曰應受杖而體有瘡者督之此蓋決

罰之名顔注丙吉傳但云察視非也于文紀亦知其為
責罰復兼察視為言持兩端何哉隋志載梁杖督之制
云督罰大罪無過五十三十小者二十宇文周定五刑
曰杖鞭徒流死徒流之制鞭笞並用者笞者笞其臀鞭者
鞭其背魏明帝改罰金之令婦人加笞者從督例以其
露形體也隋去鞭刑謂鞭之為用殘剥膚體前世鞭笞
之刑蓋如此而杖督在鞭笞之外比之為輕笞用竹鞭
用生熟革而杖則用荆而已鞭至殘肌膚笞至露形體

而杖督則不至此殆書所謂扑刑而宋子罕親執以扶

築者幾是耶然則督為決罰之名由漢以來用之梁陳

猶爾也唐因隋舊凡督罰鞭杖之制併廢不用顔氏有

不及知故言督以察視為義而已説文督𣪊二文同篤

音督察也𣪊擊物也蓋古字少故即以督為𣪊

年號

武紀建元元年師古曰自古帝王未有年號始起于此

刊誤曰年號之起在元鼎耳通鑑攷異曰元鼎年號亦

如建元元光皆後來追改仁傑曰魏司空王郎曰古者有年數無年號漢初猶然其後乃有中元後元元改彌數中後之號不足故更假取美名蓋文帝凡兩改元故以前後别之景帝凡三改元故以前中後别之武帝即位以來大率六年一改元二十七年之間改元者五當時但以一元二元三元四元五元為别五元之三年有司言元宜以天端不宜以一二數蓋為是也時雖從有司之議改一元為建元二元為元光三元為元朔四元

為元狩至五元則未有以名帝意將有所待也明年實鼎出遂改五元為元鼎而以是年為元鼎四年然則謂年號起于元鼎者固然謂元鼎為後來追改者亦不誤也

作誥

初作誥李斐曰策文也見武五子傳仁傑曰年號起于元鼎之四年凡史漢此年以前事而繫以年號者皆史家所追書也獨武子子傳載所賜策此則當時本文其

文曰惟元狩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閎為齊王漢紀所載亦自據此則元狩之稱又似非追改在當時策文已如此矣以三王世家參攷之策文三皆曰惟六年四月乙巳讀此乃悟武五子傳所著元狩字亦追書爾記事而繫年追書年號可也今賜策具載當時本文乃復出此二字豈不疑誤後世

飛廉

武紀飛廉館晉灼曰飛廉身似鹿頭如爵有角司馬相

如傳推飛廉郭璞曰飛廉龍雀也鳥身鹿頭沈存中翰林得古銅鉦中間鑄一物有角羊頭其身如篆文傍有篆飛廉字劉原父侍讀得古佩刀其環為龍身而鳥喙原父謂此赫連勃勃所作大夏龍雀者也勃勃使作銘曰大夏龍雀威服九區然今不見銘處仁傑按晉載記勃勃造刀為龍雀鐶又于殿前鑄銅為飛廉不知當時所鑄飛廉之象為何如審如郭言龍雀乃龍廉之異名勃勃二之何哉固非所以責夷狄者存中之鉦有角羊

頭恐是鹿非羊其形與龍雀刀不類郤合于景純所謂鹿頭者原父之刀烏喙乃畧與晉説相符然一説身似鹿一説烏身而原父之刀自云龍身又似小異刀銘之文史云大夏神雀名冠神鄣與原父所記益不同按陶弘景刀劒録勃勃造五刀背上有龍雀環兼金縷作一龍形劉裕破長安得之疑五刀各一銘云

後元一

後元元年刊誤曰按昭紀辭訟在後二年前皆勿聽治

則當但稱後元年也葛魯卿侍郎云武帝在位五十四年屢更年號最後更為後元謂之後則疑若有極不知諱避何耶仁傑按武帝改元凡十有一未有無年號者在元鼎之後未有年號尚加追改最後二年何獨無之若但以後元為稱則如葛公所云豈應無所謂避疑征和四年之明年改稱征和後元年史文闕略故但書後元年不復有征和字耳光武以建武三十一年為建武中元元年其以建武冒于中元之上則似用征和故事

也建武中元在本紀亦但云中元元元年猶韋傳志略載其事宋莒公云今官書累經校定學者但見改元復有建武二字輙以意刪去刊誤亦謂紀無建武誤脫之武紀實大類此

後元二

昭紀後元元年刊誤曰檢前後多元字仁傑按此固合于文景稱後元年之義然祭祀志稱建武中元元年東夷傳稱建武中元二年皆不去元字則征和後元元年

雖加元字未害理也班固于武紀書後元元年于昭宣紀丙吉霍光傳書後元二年又于霍光傳但書後元年于昭紀但書後二年必有一謬要之去元字與否義得兩通

馬口錢

毋斂今年馬口錢文穎曰往時有馬口出斂錢今省如淳曰所謂租及六畜也仁傑按武紀太初二年籍吏民馬補車騎馬又漢儀注民出口賦錢人二十三其二十

錢以供天子其三錢者武帝加口錢以補車騎馬也蓋元狩四年以來中國車騎馬乏又縣官錢少買馬難得于是有馬者籍之且于口賦之外增三錢以為補車騎馬之用所謂馬口錢者此也昭帝既省乘輿馬及苑馬矣故民所出口錢可以勿斂顏溥誤認詔文似以為算舟車之類非也後書陳忠言武帝資及六畜注謂六畜無文按此自王莽均官事西域傳贊所云豈以畜牧貢利起于以物自占耶案漢成帝世翟方進算馬牛羊頭數出稅算千輸二千以此得罪則

前此未始租及六喬明矣

大赦

宣紀後元二年遭大赦刊誤曰按武紀後元二年無赦元年乃有之仁傑按武紀後元二年後幸五柞宮宣紀丙吉傳皆云是年帝幸五柞皇曾孫遭赦則事在二年非元年也後元二年無赦在武紀文則爾按是歲凡再赦六月之赦在昭帝即位之後二月之赦則丙吉傳所載是也傳言吉拒使者使者因劾奏吉武帝寤曰天使

之也因赦天下郡邸獄繫者恩及四海矣所謂遭大赦者指此紀失于登載貢父亦偶不記其事

池籞

詔池籞未御幸者貲暇録云今園庭中藥欄藥即欄欄即藥非花藥之欄也援此詔池籞為證仁傑按今本作池籞顔注引諸家説皆同惟漢紀作池苑亦不云藥也豈李氏嘗見他本與班荀異耶集韻籞字但云治病草同音欒亦作欒並不著欄楯之義按史記重欒中有物

出焉索隱曰重欒楯之下有重欄處然則則池欒之欒當謂此也字當作欒或欒集韻亦著其義

粲

骨肉之親粲而不殊師古曰粲明也又地理志二百里蔡刊誤曰蔡讀如蔡蔡叔之蔡仁傑按左傳正義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叔蔡字本𥻆字隸書改作粲遂失本體說文曰𥻆散之也從米殺聲然則粲與蔡皆當作𥻆𥻆于說文訓散而昌邑王傳亦載詔文作析而不殊散與

析同義則槩之為槩審矣顔依字釋之疑非

神爵元年

神爵元年應邵前年神爵集于長樂宫宫故改年仁傑

按郊祀志明言帝幸河東祠后土有神爵故改元元為

神爵邵乃舉前年長樂宫事非是紀載改元之詔曰幸

萬歲宫神爵翔集其以五年為神爵元年按黄圖萬歲

宫在汾陰正祠后土處也此詔上文云神爵仍集謂二

年集雍三年集泰山四年集長樂也又歴叙金芝奇獸

白虎威鳳珍祥之衆末乃言萬歲宮神爵則冠元之意在此不在彼耳

甘露一

甘露降集醴泉滂流仁傑按漢儒記禮有天降膏露地出醴泉之文故一時遵用其說王充非之曰爾雅甘露時降萬物以嘉謂之醴泉醴泉乃甘露也今儒者謂從地中出按爾雅有釋水章使醴泉從地出當于此章言之何如反居四時章中乎然則醴泉甘露本一物也

甘露二

衡陽嘗有甘露降劉貢父曰此戾氣所成其名爵錫王定國謂當從博識者求甘露爵錫之別仁傑按汝南先賢傳都尉廳事前有甘露降功曹鄭敬曰明府政事未能致甘露但木汁耳又陳祥明中松柏林冬月出木醴後主以為甘露之瑞俗呼為爵錫貢父所云其出于此王仲任曰欲驗爾雅之甘露以萬物豐熟災害不生此則甘露之驗其言足以泮羣疑也

黃龍元年

黃龍元年師古曰漢注此年黃龍見廣漢郡故改年刊誤曰按郊祀志則宣帝自追用前四年黃龍改之耳仁傑按蘓文忠公云古者有喜則以名物周公得禾以名其書漢武得鼎以名其年叔孫勝敵以名其子嘉禾事固出于當年至叔孫獲長狄僑如及虺也豹併以以是名其三子則可疑孔穎達謂未必其年頓生三子當是追以前事名之黃龍紀元年其比耶元鼎嘗逆用後四

年事然是年始有年號若黄龍則前四年龍見新豐宜即以此年紀元而不用漢注遂實以廣漢之説彼蓋不知有前比也

三服官

元紀罷三服官李斐曰三服之官春獻冠幘幘縱為首服紈素冬服輕綃夏服師古曰李説仁傑按地理志齊郡臨淄縣有服官所謂三服官者蓋言其有官舍三所非謂其為首服冬服夏服而名官也貢禹論三服官作

工各數千人言各則知其非一矣漢紀載此疏乃去各字非也襄邑亦有服官獨不罷蓋所供龍衮之屬禮不可闕至臨淄三官歲輸物不過十笥如冰雪方空縠吹綸絮皆輕靡而歲費數鉅萬此固可省者禹又言三工官官費五千貫亦謂每一工官為費若此如顏李之說三服官以三服為名則三工官又可名三工之官耶

休侯一

王子侯表休侯富孝景三年以兄子楚王戊反免三年

更封紅侯楚元王傅富坐戊反免侯削屬籍後聞其數諫戊乃更封為紅侯仁傑按表載元王子四人同以孝景元年封獨埶坐同反除其籍事見景紀平陸自更封楚王沈猶侯如故休侯何獨蒙其罪乎且先戊未反休侯已攜其母奔京師自歸亦早矣無罪固不免免何以更封為哉史記誤書封班氏不能攷正正使休侯更被免侯削籍之醜惜哉

休侯二

表栽休侯富改封紅侯而但以休侯列之史記年表既列休侯又列紅侯索隱曰休紅並列誤也漢表一書而已紅休蓋二鄉名仁傑按紅休既二鄉名則富非更封益食紅鄉耳如夏侯嬰封汝陰侯而益食細陽陽甫嵩封槐里侯而食槐里美陽兩縣是其明比富本封休鄉又以紅鄉益之者豈以自歸之早是是優寵之耶不然紅休當是一邑初不可分而為二故富至會孫國絕而五世孫歆以他功封紅休侯自太史公一誤至孟堅僅

能于此表去並列之失又于功臣表云八人在王子師古曰王子侯表其數七人此乃以休及紅爲二則顔監亦自以分二爲不然

申徒一

功臣侯表留侯張良以韓申都下韓史記作申徒徐廣曰申徒即司徒耳又曰申與司聲相近字由此雜亂刊誤亦曰申徒者司徒之聲轉也申都者又申徒之聲轉耳仁傑謂徒徒古官見于虞周之書迨春秋戰國之際

官稱各從其國其自我作古者多矣豈復可繩以虞周之舊哉意申徒之在韓國自是一官非必司徒之訛而然史記高祖與魏將皇欣魏申徒武蒲軍并攻昌邑則魏亦有申徒之官韓魏分晉而王豈申徒本晉故官耶

申徒二

項梁使良求韓成立為韓王以良為韓司徒事見本傳漢紀載良為司徒不著韓字通鑑因之仁傑按良世家云以良為韓申徒史著其為韓申徒者以明非楚漢之

官令書本張良韓王信傳皆作司徒恐當從史記為是然史記韓王傳亦云沛公使良以韓司徒降下韓故地者按史記稱良為申徒凡三見于書年表世家皆云申徒而此獨以司徒為言徐廣謂他本多作申徒乃徒此傳為後人改從漢書之文而廣猶及見其别本之舊也

漢紀通鑑疑有脫字

兩漢刊誤補遺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兩漢刊誤補遺卷三至五

詳校官侍講臣王燕緒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總校官候補中書臣孫溶

校對官中書臣李荃

謄錄監生臣朱衣

兩漢刊誤補遺卷三

宋 吳仁傑 撰

前元年

蓼侯孔聚侯狀云以執盾前元年從碭師古曰前前元年謂初起之年即秦胡亥元年後皆類此仁傑曰漢紀二年沛公將碭郡兵西濯嬰以中清從按嬰侯狀從起碭與孔聚同則前元年謂胡亥之二年非元年也是歲

後九月楚懐王以沛公為碭郡長封武安侯方高祖之起沛父老迎以為令耳徒以楚制故稱公至是封武安然後始有封爵列于諸侯以始封之歲稱元年固其所也其後王漢中乃以復至霸上之年為漢元年故謂胡亥二年為前元年者所以別漢元年也顔說以初起為元年按初起在胡亥元年九月史記本紀止載攻方與一事而月表及漢書又以此事書于明年十月凡孔䕫以下十一月所從起之地皆不在此年

前元年二

侯狀載元年年從起者孔蕞之外都昌侯朱軫以舍人從起沛厭次侯爰類以慎將從起留（案是書因避宋孝宗諱凡慎字皆作謹此慎將今依漢書原文改正）棘蒲侯陳武以將軍將卒二千五百人起薛費侯陳賀以舍人河陽侯陳涓以卒芒侯耏跖以門尉棘丘侯襄以隊史皆從起碭陽夏侯陳豨以特將從起宛朐阿侯郭亭以連敖鹵侯張平以中尉皆從起單父所云從起沛者非初起之日蓋胡亥二年端月攻

豐不能取而沛公以病還沛時也從起留者謂是月收兵聚留時也起薛者謂是月項梁渡淮武以兵屬梁也從起碭者謂二月拔碭收兵得五六千人時也從起究胸者謂七月屠城陽之時城陽究胸皆屬濟陰故也從起單父者亦在是年取究胸之後周勃傳云襲取究胸得單父令是也凡此皆胡亥之二年乃知前元年非胡亥元年明甚

前元年三

史記秦楚之際月表秦二世元年九月沛公初起索隱曰凡十四年懷王封沛公為武安侯仁傑按沛公之十四月則二世二年後之九月也是月懷王封沛公為武安侯表當以是歲書武安侯元年可也乃復以月累之至二十七月而書漢元年二十九月而書正月初不載前元年事獨于功臣表言之意此為當時諸臣伐閱本語以别武安之元與漢元者也漢紀于胡亥亥二年書沛公二年于胡亥三年書沛公三年于明年十月書漢

元年與表不協又于胡亥元年不書沛公元年皆缺誤也

前三年

表載汁防侯雍齒以趙將前三年為前諸侯仁傑按表以胡亥二年為前元年胡亥三年為前二年至是年九月子嬰即位月表于十月已書漢元年則武安有元年二年而無所謂前三年者意齒侯狀所云亦當時伐閱本語謂本王漢以前十月至十二月為前三年耳月表

于十月書漢元年自是史家追書

摶揜

安丘侯坐摶揜爲城旦師古曰摶揜謂擊襲人而奪其物也摶字或作博六博也揜意錢之屬也又貨殖傳掘家博掩犯姦成富顔注同上仁傑按潛夫論今人奢衣服侈飲食或以游博持掩爲事則摶當作博顔注謂戲而賭取財物此說是也或疑史以博掩與掘冢并言之郭解傳亦云作姦剽攻鑄錢掘冢則擊襲之義爲長按

貨殖傳所云非發丘抔土之謂亦博戲之名名耳事固有名齊而實不同者洪慶善論韓文公詩碁槊之相娛引唐人冢子地掘槊之句為證得非掘冢之遺戲乎不然斯盜而已何名為貨殖哉其言犯姦成富蓋漢制博戲犯令則充徒役元鼎中初嚴此禁命曰株送徒列侯坐此為城旦者即侯樊侯安丘凡三人王符言游博即用莊周書所謂博塞以游者又具之浮侈篇決非剽攻類也摶揜本漢人語符漢人宜得其實

亞谷

亞谷簡侯盧綰傳作惡谷避暑録云有獲周惡夫印者劉原父曰此漢條侯印也古亞惡二字通用史記亞谷侯漢書作惡谷葉左丞因疑條侯名作亞夫之亞音未必然春秋衛有醜夫蓋古人命名亦多以惡名者安知亞夫不為惡夫也仁傑按書大傳武王升舟入水鐘鼓惡觀臺惡將舟惡宗廟惡鄭廟成謂惡為亞則惡夫正應與亞夫之亞一音耳然水經櫟陽縣漢丞相周勃冢

北有弱夫冢惡弱名復相類所未詳也

相國

百官表序高帝置一丞相更名相國表載元年蕭何為丞相九年遷為相國也史記秦惠王使拜丞相相為相國蓋自丞相遷相國也史記秦惠王以張儀為相秦初但有相耳至武王二年初置丞相以樗里疾甘茂為左右丞相是外復置此員其後莊襄王襄王以吕不韋為丞相太子政立尊之為相國則丞相之上自有相國非

丞相即相國也應劭釋丞相曰丞者承也春秋傳楚使公孫寧師師請承杜預曰承佐也秦漢以來凡設官而置佐必曰丞然則丞相以丞名非以其佐相國耶表謂其佐天子雖于義為通而設官之意則有在也昔伊尹相湯仲虺為左相崔子相齊慶封為左相楚公子午為令尹公子罷戎為右尹左相之于相右尹之于令尹則左右丞相之于相國也相國為百僚之長而丞相特佐助相國焉耳通鑑載是歲更以丞相何為相國是殆因

表序之誤按何自丞相遷相國不得謂之更若孝惠元年除諸侯相國法更以曹參為齊丞相于此用更字則宜

御史丞史

百官表御史大夫更名大司空禄比丞相置長史如中丞官職如故刊誤曰多一如字仁傑曰此言是也表稱御史大夫有兩丞一曰中丞在殿中蘭臺掌圖籍祕書外督部刺史内領侍御史十五人受公卿奏事舉劾按

章按鼂錯為御史大夫謂丞史云云如淳曰丞史丞及史一曰內史掌秘書漢紀始有之一曰中丞外督部刺史一曰內史掌秘書受公卿奏事舉劾按章然則表有缺文者矣督部刺史下當云一曰內史內領侍御史今缺四字置長史下當云省內中丞官職如故故今缺三字不然有兩丞而止著其一兩丞之外丞之外復置長史非缺則贅其義安在

駿栗

駿粟都尉服虔曰音蒐狩之蒐蒐索也仁傑按武帝末年悔征伐之事封丞相為富民侯下詔曰方今之務在于力農乃以趙過為駿都尉案漢書百官表表有駿粟都尉食貨志作作搜都都尉刊本岐異據此則搜字之誤無疑使教田太常之所以用所以用過者其指如此若以索粟名官是與摸金之號何以異哉以字書攷之駿駿胡馬名貢禹言廄馬食粟將萬匹杜子美詩國馬竝粟豆自汴其下云漢有太常三輔粟豆乃知所謂駿粟者以其職掌太常三輔食馬之粟耳故過

代田之法首行于此至昭帝元鳳中省乘輿馬及苑馬以三輔太常穀減賈令得以叔粟當賦蓋國馬既省粟豆無所用則賈自減穀賈減則傷農故使得以當賦錢云

京兆

右内史太初元年更名京兆尹張晏曰地絶高曰京師古曰京大也兆者衆數言大衆所在蔡邕云天子所都曰京師大水也地下之衆者莫過于水仁傑按顔蔡之

說本于公羊傳所謂天子所居必以衆大之辭言之者其究為不然京者地名師都邑之稱如洛邑為洛師是也周自公劉居豳其詩曰于豳斯館又曰于京斯依又曰京師之野則京者豳土之别名公劉之世已稱京師矣其必天子所居而後以是為言其後周雖屢遷而都邑之稱不改其舊曰京師京周京室周京鎬京此與陶唐亳商同義頌曰商邑翼翼毛公謂商邑為京師借周為喻猶未害理至漢紀載匡衡疏引韓詩之文乃云京

邑翼異翼是以周都而名商邑也其可哉

張廷尉一

文帝三年張釋之為廷尉通鑑于文帝前三年書是歲釋之為廷尉仁傑按本傳載釋之初申中郎將袁盎薦為謁者盎為中郎將諫徙淮南厲王事在六年又載釋之為中郎將從行至霸陵陵史記以芷陽鄉為霸陵事在九年皆與表不合又本傳明言釋之事文帝十年不調自騎郎遷謁者又為謁者僕射歷公車令中大夫中

郎將最後乃為廷尉據此則釋之所歷歲月為甚久其為廷尉似是後三年表既漢而通鑑亦失于訂正

張廷尉二

漢紀載釋之為尉尉在十三年仁傑按釋之為公車令劾太子梁王共車入朝不敬文帝子有兩梁王此謂孝王武也文帝十二年始徙王梁十四年入朝後元年二年此年入朝釋之之劾當在十四年以後是時方公車令耳其為廷尉決不在十三年

山都侯一

釋之傳稱中尉條侯與梁相山都侯王恬開見釋之持議平結為親友仁傑按亞夫為中尉在後六年是時釋之固在廷尉若山都侯之卒乃在孝文前四年距釋之為廷尉凡十六歲相去遠甚疑恬開以後四年卒史文脫一後字耳恬開卒于後四年則其同朝正釋之為廷尉日也

山都侯二

或謂恬開與其子爲侯歲數年表紀之甚詳不應有誤是不然史記表文初脫一字以後四年爲四年後人不知其脫字也遂改易歲數遷就其說疑年表年開下書五三二十當作五二十三其書五者恬開在高后朝爲侯之歲書二十者恬開在文帝朝爲侯之歲又書三者中黄在文帝朝嗣侯歲數也至班書年表不能攷正遂總之云恬開八年薨以釋之傳推之其實二十五年然後薨也不然則釋之傳誤書恬開姓名亦不名知之者

必有一謬

元愷一

古今人表倉舒隤敳檮戭大臨尨降咎繇仲容叔達柏奮仲堪叔獻季仲柏虎仲熊叔豹季熊禹离垂朱斨相譽柏益龍夔仁傑按自倉舒至季熊即左傳所謂八愷八元者也自禹至夔即書所謂九官者也杜氏解八愷曰此垂益禹皋陶之倫八元曰此稷契朱虎熊羆之倫然不能枚舉其人以合左氏之數觀舜命九官之外有

殳斨伯與朱虎熊羆古今傳注皆以殳斨伯與為二臣朱虎熊羆為二臣竊謂垂遜于殳斨伯與益遜于朱虎熊羆若均為二臣史無異辭可也今于殳斨伯與加暨字于其間而朱虎熊羆則不然者蓋有謂也殳斨為二人伯與為一人故加暨字以別之故遜于稷契暨臯陶也朱虎熊羆為四人故連文稱之如遜于夔龍也如此則殳斨伯與朱虎熊羆為七人合九官之數而為十六所所謂八愷八元者也

元愷二

季熊師古曰即傳所謂季貍者仁傑按熊當作羆以季貍為季羆則熊羆為兩人益昭昭矣意孟堅所見傳文與此小異又元愷均以相名而九官分職之外七人無所命者按史記舜以益為虞益遜于朱虎熊羆舜曰往矣汝諧遂以朱虎熊羆為佐推此類言之則垂為共工遜于殳斨伯與此三人亦當為垂之佐然書不載其事以其非九官之長在所略也安有才如元愷而不得盡

用于舜世者哉

元愷三

表于十六相去庭堅而列咎繇去虎熊羆而列栢虎仲熊季羆蓋以庭堅爲臯陶字以相虎仲熊季羆爲虎熊羆字也左傳臯陶庭堅杜氏謂庭堅爲臯陶字蓋出于此又載水經盆字隤敱不知何以知之此外推禹契二人其字可攷傳稱使八愷主后土八元布五教禹在八愷之中以司空平水土契在八元之中以司徒敷五教

二人實為之首則倉舒伯奮為禹契字矣大抵書所載禹臯陶棄契之類皆斥其名而傳所云倉舒隤敳之類乃其字也表旣列倉舒以下十六人又列禹禼以下八人知庭堅柏虎仲熊季羆為四人字則此八人者亦在元愷之數矣再列之何哉

羲和一

羲和斟灌斟尋師古曰羲和即胤征征之者也二國即羿所滅也仁傑按國語堯復育重黎之後以至夏商又

云黎之後有斟姓則知堯所命羲和即重黎之後而斟灌斟尋即胤所征羲征也書言羲和湎淫左傳言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書舉其官而傳舉其姓耳羲與和本二人其一為斟灌其一為斟尋衣既以羲和為一又别列斟灌斟尋是有二誤

羲和二

地理志北海郡平壽應劭曰故㪷尋禹後今㪷城是也臣瓚曰㪷尋在河南不在此周書度邑篇武王將因有

夏之居即河南也師古曰應氏止言斟尋本禹後耳何預夏國之都乎仁傑按史伯曰黎為高辛氏祝融其後八姓斟姓無後觀此即二斟非禹後蓋黎之後也此誤由夏本紀云其後有斟尋氏斟氏故邵因之瓚論斟尋在河南不在北海故引有夏之居即河南為據顔氏乃曰何預夏國之都豈未喻瓚意耶

羲和三

壽光應邵曰古斟灌今灌亭是仁傑按水經云斟灌東

郡灌是也原二斟故都蓋不一處應氏以為在壽光平壽按夏之遺臣靡奔有鬲氏杜征南謂今平原鬲縣平原與北海為近則應説為是瓚以為在東郡東郡去河南為近則瓚説亦是然則其歸奈何曰汲冢書有之太康居斟尋羿亦居之相居斟灌蓋太康失邦而奔斟尋相奔斟灌初斟尋故國在河南羿遣脩𠈁伐之乃棄國而保平壽此所為斟尋有二城歟不然斟尋未滅羿安得而居之相之所居在東郡灌而北海復有灌亭亦類

是也或謂汲冢書恐未足深據是不然其書言桀亦居斟尋按天問湯謀易旅何以厚之覆舟斟尋何道取之則桀蓋居斟尋而爲商人所取其言與汲冢書若符契然豈可謂誣也哉王逸注天問云少康滅斟尋洪慶善郎中云取斟尋者乃有鬲澆天對云康復舊物尋焉保之覆舟喻易尚或艱之承逸之誤也今以汲冢書攷之天問所言斟尋自是湯伐桀事王逸柳子厚固失之洪說亦未爲得

羲和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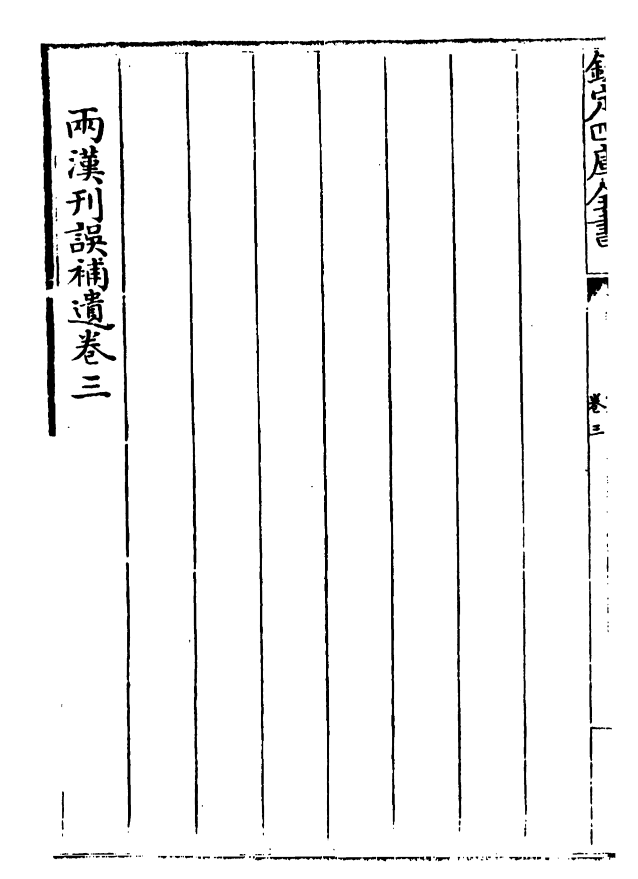
表以羲和為下中斟灌斟尋為下上仁傑按孟堅以仲
康聲羲和畔官之罪而二斟為澆所滅故皆列之下愚
此大誤也兩人葢夏之忠臣黨于太康與相者何名為
愚哉坡公胤征傳云羿逺太康立仲康而羿為政則太
康失國之後至少傳祀夏之前此羿傳政之年如曹操
司馬仲達也羲和貳于羿而忠于夏故羿假仲康之命
征之公言當矣按羲和官次當在天子之都今曰畔官

離次者蓋二人國邑在濰與尋太康父子失國而往依之羿浞兩世所以伐二斟不置者正以太康相在焉耳羿雖伐夏而傳不言夏滅至二斟亡然後書曰滅夏后相二斟之為國其有夏存亡之所係乎

羲和五

羲和之忠于夏𢦤公新之其事甚白葉左丞書傳曰學者疑羲和不附羿而誅之以叙書者今胤往征為諂至孔子删而列之經則不言其義仁傑按歐陽公論五代

史不偽梁之旨以為春秋不誅絶大惡之君者惟不没其實以著其罪使人知惡名之不可逃觀此則知胤征之書所以删而列之經者固有為而然也胤征作于羿之史官故其本序稱胤后承王命徂征此欺天下後世之辭如司馬氏討諸葛誕而假魏帝詔以為恭行天罰也孔子序言胤往征之此所以正羿專命之罪如春秋一字之貶也石林據承王命之文以明非自專者不知此出于羿之史官豈可謂為實録也哉



兩漢刊誤補遺卷三